◇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春天的泥泞

小时候在山里，春天的雪水一融化，街巷就成了泥道，这种泥泞虽走起来有些不便，却叫孩子们喜欢。那冻得一冬天硬邦邦的雪道，这时却变得十分稀软。暖洋洋的日头晒得泥泞街道两旁的桦子垛散发着好闻的松木香味儿。

在屋子里关了一冬的孩子们就会跑到街上去玩耍，摔泥泡，憋水坝。摔泥泡往往就地取材，在化得稀软的挖房土用的黄泥坑里取黄泥，坐在门前一块大青石板上，看谁的泥泡摔得又大又响。常常玩到天黑，带着一脸一身泥点回去，自然要遭到大人的责骂。可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出来玩泥巴。这或许就是春天大自然对山里孩子的一份馈赠。

记忆里春天里的第一只黄蝴蝶，就是在泥泞的街道上空飞来的，孩子们都停止了摔泥泡，傻傻地望着这只黄蝴蝶，看它一忽儿落家谁家桦子垛上，一忽儿又落在谁家的柳条障子上。于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追逐起这只新鲜的蝴蝶来，可是他们忘记了脚下的泥泞，脚下的泥泞绊住了他们的脚步，可是他们还跌跌撞撞地追着，最后他们落得满身泥点，也没追上那只黄蝴蝶，可是白天兜着春风在泥泞里那种奔跑的兴奋会带进他们晚上的梦里。

小镇上的豆腐磨坊在生产队的大地里头，每回做好的豆腐都是赶着牛车拉到镇上的，要走二三里路。在春天这就是一条极难行的泥泞路，地头上油黑油黑的土道，被车辙压出了两道深深的沟，那车辙沟里又积了泥水，牛车走过去，一只车轱辘往往深陷进去一半，有经验的车老板挥舞着柳条棍，指挥着老牛左摇右晃慢腾腾走出这段泥泞路来，赶急了不行，稍有不慎，牛车后车板一倾斜，那两板豆腐就会倒扣在泥坑里。那年月，像肉金贵的两板豆腐足可以要了车老板的命。牛车从深深的车辙里走过去，车辙沟里翻腾的泥水覆上时，会从那里蹦跳出几只青蛙崽来，天热时还有蚊蝇跟在牛尾巴后面凑热闹。

豆腐牛车摇摇晃晃赶进了镇上，离老远就闻到了那股豆腐香味儿。大人孩子早已等不及地拿着盆碗站在广场上了。牛车轱辘沾着厚厚的泥巴和草棍，老牛四蹄上也沾着厚厚的泥巴和草棍，人们顾不得泥巴把牛车团团围起来，买了豆腐的人就急急往走家。可有人也忘了脚下，多数是心急的孩子，端着的一小盆或二大碗豆腐就脚下一滑扣进了泥泞里，孩子就只有撒手惶惶哭的份了。那白嫩嫩豆腐在泥泞里摊成一滩稀泥，最后大人来收场，只能把豆腐拌稀泥捡回去喂猪了。

久居在城里，有时就想起小时候春天的泥泞来。这城里到处是水泥地面的苍白，就少了那亲亲的泥土味道。走多了走久了这硬邦邦的水泥马路，脚也累了，心也倦了，也麻木了那份久违的感觉。

那日忽然有了一次走乡下泥泞路的体验，开车离城约一小时，我们来到黑鱼湖北边林甸境内的马场屯，几台轿车到了村边无法再往村里走了，因为夜里一场持续的春雨，让村路变得一片泥泞，我们要去村里一家烧酒作坊，必须穿过村子走到村大北头去。众男女下了车，脚无法沾地，像一群不会走路的鸡雏儿。刺骨的风吹得人阵阵发冷。“突突”的四轮子溅着泥泞过来接人，众人又像鸡雏儿一样战战兢兢挤上车厢板里，四轮子就在泥泞中左摆右晃地开去。

一路看到从容地走着的村人，一路看到从容走过两群白鹅，那白鹅的羽毛真白，一个个高傲地伸着向天歌的脖颈，好像它们天生就喜欢走这泥泞的土道，让我们这些脚不敢沾泥的城里人心生惭愧。

邀请我们来的酒作坊主人原也是城里人，七八年前他放弃了城里生活，来到这里和人合伙干起了这家酒作坊，酿的是纯正高粱酒。矮趴趴的酒作坊土房四周围着大片高粱地。不知秋天高粱红起来的时候，再配上这样深深车辙黑泥泞道会是一种什么景象？黑泥泞道上再悠闲结伴走过来这群白鹅……看到的人一定会醉了。

不知是不是喝了小烧酒的缘故，出来时，我们人人放弃了坐四轮子，就这样不管不顾走在了泥泞的道上，走得摇摇摆摆，泥泞道下的冻土层还有些硬滑，溅了一身一裤脚泥点，鞋子也成了泥坨，相互嬉笑声溅了一路。从泥泞中，我们似乎找回了失去的什么……

谁说泥泞不是北方春天的一种颜色呢！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信笔扬尘

故乡的小令

马亭华

油菜花速写

春天的油菜花让泥土有了贵族的血液，有了一颗黄金的心，怀抱着大地上的露珠和鸡鸣。

春天先是让你看到云朵飘啊飘，然后再让你看到油菜花加快了奔跑的速度，最后万马奔腾，你沉醉于蝴蝶的歌舞。

春天浩大，春天高高举起金色的酒杯。

你会不会想到油菜花覆盖的乡村，你会不会想到卑微的人生，透明而荒芜。

五月

草在五月里弯弓，流水演奏十面埋伏。

炊烟是庄稼汉的刻度，马蹄得得，似钟声，踏碎了沃野。

月，是一盏神奇的灯。

翻阅古老的村落，黑夜在酿酒，运粮晚归的马车匆匆驶过了寂寞的山岗。

风吹着麦地，吹着一条黄色的河流。

麦子啊，丝绸和瓷器中的美人。五月的风，吹过了一把把滚烫的镰刀。

梦境

稻谷在梦里梦见发芽，风把春天抬高，春天举着桃花。

风，一页一页吹动辽阔的大地。

吹动村庄的灯盏，多情的芦苇，仿佛我一下子看得更高了，从光芒中看到黑暗，从流水看到落花。

我多么希望自己的脚步可以撩草一些。

春天的风，速度慢下来，让我想一想梦境，想想昨晚，你那用意太深的眼睛。

日记

野花是我的心思在着火。

湖水是玉，炊烟追赶着白云的羊群。月亮掌灯，沐浴着我的眼睛，听树林的小兽的呼吸。

湖水里有鲫鱼，姐姐啊，我的心儿呀就要崩溃。谁在我的心里敲鼓，敲碎昨天屈辱的泪玻璃。

姐姐，这里有一场雨，疼着我。

依恋

我写下一段大地的回音，流水淙淙。家乡啊，我充满依恋的土地。

那沉醉于游泳的鸭子，模拟于古典的爱情，清澈的河流拍起欢乐的手掌。大地的琴声跟随月亮，马车满载泥土的丝绸和青草味的云朵。

在最后一节，钟声敲醒一颗淡泊的心。残阳，飞花，村庄有了禅的意韵。

我缓慢地走着

暮霭中走出小站，有人拎着黑色的皮箱。

这悲伤的寂静，远处，一只白鹤立在粼粼的水边。

忘记我的到来，我有震撼泥土的疼，白鹤有受伤的翅膀。我缓慢地走着，经历了一个世纪。

光阴

星星可以点灯。

一滴水落进手掌可以成为眼睛，青荷还没有打开，更多的水滴拉长了青草的耳朵。

亲近土地的人住进了时间的废墟，一缕风吹落了落日。

光阴伤害着你，其实，这样的日子还不算苦涩。

命运

白马，背着冻伤的土地回家，背着被风吹薄的时光，骨头里的旌旗，和铁。

幻觉不能制造历史，不能把暮归的牛童，当成黏满草屑的侠客，请把酒放上乡村高高的祭坛。

人类的眼泪太咸，有些疼，有些卑微。

月亮出来了，我们可以趁着夜色拉满岁月的弓，将自己卑微的一生，射出去。

恋歌　孙世华　摄

◇小说世情

两棵果树

朱幸福

李婶和张姨做了一辈子的邻居，两家处得一直像兄弟姐妹似的融洽。两家都住土墙瓦房时，门前都没有围墙，两家的场基连成一片，你在我家门口晾衣服，我在你家门前晒稻谷。李婶家杀了只鸡会让孩子端一碗去给张姨家孩子解馋；张姨家买了条鱼，也会让孩子送一份去给李婶家孩子尝鲜。张姨家梨子熟了，李婶家孩子能随便采；李婶家的柿子红了，张姨家孩子也能自由分享。后来，两家在造楼房时，不但还是邻居，两家还共用一堵隔墙、院墙，房屋的式样、高矮、外观、风格完全一样，都在门前围了小院，从外面看了，真以为这是两兄弟的房子哩。

儿女们成家之后，都纷纷搬到城里居住，但李婶和张姨住不惯城里的“火柴盒”，都坚持留在农村的老房子居住。田地都交给大户承包了，她们各自在门前门后的院子里种点蔬菜，除了自给自足外，还能供应城里的子女们。节假日，儿女们带着孙辈回家，对蔬菜非常感兴趣，但对满树的梨子和柿子只是象征性地摘几个，并没有小时候那样的兴趣了。也难怪，现在孙子辈吃的东西太多，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汉堡、鸡翅、饼干等等五花八门，对这些乡下水果自然少了兴趣。往往一阵风雨过后，树上的梨子落了一地，都成了鸡的食物，张姨总觉得有点可惜。冬天里那满树的柿子熟了，像挂满了红灯笼，非常好看，惹得许多路过的人都纷纷拍照。因为多年没有修剪，梨树、柿树不断地长高，枝丫都伸进了邻居的院子。夏天里浓荫密布，李婶和张姨常常坐在树荫下纳凉，看着鸟儿们在枝头跳跃，听着鸟儿们在枝头唱歌，再拉拉家常，感觉生活也很惬意。

但有一天两人突然闹起了矛盾。原因是张姨家的梨树在狂风中折断了一根枝丫，把李婶家二楼的窗户砸坏了，张姨一时没找到人去修，就耽搁下来。后来，张姨到二楼晒衣服，突然发现李婶家的柿子树伸展到自家二楼走廊上了，腐烂的柿子夹杂着许多鸟粪落满走廊，还污染了墙面。张姨一时生气，就随口骂了几句。李婶一听是在骂自己，也来气了，心想：你家梨树把我家窗户砸坏了我都没说什么，我家柿子树伸到你院里，还是鸟弄脏的，你就骂我？立刻回骂几句。你来我往，先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骂着骂着就矛盾升级，撕破了脸。从此，两人见面不说话，各自怒目相视，仇人似的。

李婶的儿子和张姨的儿子都发现了这个问题，问明原因后，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化解两位老人间的矛盾，否则他们住在城里也不安心。他们买来手锯，端来木梯，两人合作着先把李婶家的柿子树修剪了一下，把伸入张姨家院内的树枝都锯了。再把张姨家的梨子树修剪一新，枝丫都留在自家院内。两人还找来一位木匠朋友，帮忙把李婶家窗户修好了，把张姨家的走廊清理得干干净净。两人边干还边聊着小时候的那些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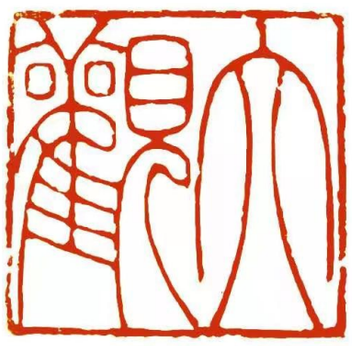
李婶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经常爬到你家树上摘梨子吃，张姨从没骂过我们，那时的梨子树全村就这一棵，梨子可甜啦。”

张姨的儿子也说：“我小时候经常采你家柿子吃，红柿子又甜又好看。特别是青柿子还没成熟，我们就急着采，吃起来涩得不能进嘴，李婶就帮我们用热水烫了除涩，又甜又脆。”

……

看着孩子们像兄弟似的亲热样子，李婶和张姨都认识到各自的做法不对，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但毕竟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仇来得快去得也快，她们相视一笑，默默地走到一起，共同张罗了一桌好菜，以留“木匠朋友”吃饭为名，将两家人聚在一起。

小院里又不时回荡着愉快的笑声。



◇人间小景

愿您岁月安好

刘椿山

母亲命运多舛。在她一岁多的时候，一场火灾毁掉了她的容颜，右眼也在那场火灾中失去了光明。母亲一度很是自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央求外婆不要把她嫁出去，给她留间房子，她要孑然一身过一辈子。幸运的是，父亲接纳了母亲。虽然婚姻生活给母亲带来了希望，却并没改她的自卑心理，她的心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

母亲甚至不敢面对她自己。那时，灶屋的窗台上，小姑立了一面镜子，她经常对着镜子梳妆。窗台斜下方就是火塘，母亲煮饭时，一起身就能看到那面镜子。为了不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面目全非的脸，母亲经常将那面镜子扣在窗台上。

过去，母亲也不肯照相。有一次，村里来了位摄影师，小伙伴们都开开心心地和父母照相留作纪念。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就找母亲合影，可无论我怎么软磨硬缠，她始终不肯。除非迫不得已，母亲也不来学校找我，她怕同学笑话我，让我难堪。可我并不认为母亲有什么不好。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部队。当兵第二年探亲回家，我故意提议和母亲一起去赶集，她先是不同意，后经我好说歹说，终于同意了，却不愿和我走一起。母亲不想和我走一起，我偏要挽着她的手，一街走出头。我还故意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慢慢闲逛，我就是要让满大街的人都知道，她是我母亲，我是她儿子。往后，我再要求她一起上街时，她便欣然前往。也就是那次探亲回家，我给母亲拍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退伍后，我在城里安了家。第一次接母亲进城玩，她一见衣着光鲜的城里人，不是藏在家里不愿出门，就是闹着要回农村老家。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反其道而行之。那时我还在文化馆工作，碰巧我有演出任务，母亲又喜欢看文艺节目，我便强行把她带到了演出现场。在后台，我对我的帅哥美女同事们说，这是我母亲，她专门来看我们的演出。同事们也很热情，纷纷笑着和母亲打招呼，还开玩笑说，一定为她好好表演，让她看过瘾。那天看完演出，母亲特别开心，她说那是她这辈子看到的最好的表演。

可是命运弄人，2017年，本该安享晚年的母亲，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刚开始，母亲不肯就医，怕拖累我们。幸而国家政策好，有大病救助，我就把这些讲给母亲听，母亲这才积极配合治疗，每周去医院做两次血液透析。

刚开始透析，母亲反应很大，还不等下机，血压便腾腾往上升。值得庆幸的是，多数情况下给她吃一片速效降压药后，血压就会很快降下来。可有一次，母亲的血压高到了210毫米汞柱，人很快便昏迷过去。母亲被送进了肾病科急救室。两个小时后，母亲的血压终于降了下来，人也慢慢清醒了。我为母亲清洗身子的时候，母亲流泪了，她说：“儿啦！难为你了。”

有一次，母亲牙龈出血，一时半会儿没有止住，导致失血过多，人又昏迷过去。幸好当时还在医院，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透析时间长了，身体也出现了其他并发症，这些病变也给母亲带来了不少痛苦。即便如此，母亲都坚强地经受住了。

一晃，母亲已透析六年多了，其间经历了很多痛苦，有几次甚至是在生死边缘徘徊。母亲曾说，最痛苦的时候，她恨不得一走了之，她说死亡一点都不可怕，主要是舍不得离开我们。每当听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很难过。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别无所求，只想时光温柔以待我的母亲，愿她岁月安好，健康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风雅颂

刘璐的诗

不能抵达的童话

毕业以后的木兰花　开开合合
几乎遗忘了时令的分界
比如你回来，比如一场大雪盛开在春天
比如冬日下流星的眷恋，重复
这年少的明媚与忧伤

怀疑远走的青春是一场楚门的世界
亦或是真实
肉夹馍、羊肉串和一曲大漠孤烟被弹奏
在一个雁城女孩的记忆里一闪而过
在月亮升起又落下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那就是爱情
却试图还原一个不能抵达的童话
就像穷尽语言的名词与动词，来制定个人浪漫
就像此时面对一树的花开又去怀念另一树花开
多想站在南方的春天里　和你
续写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在樱花园

许久没有沉浸式地游园
远处，春天的欢乐似是一场
靡靡之音。如此摄人心魄的

白云幻化，两手空空的花海
如此梦幻，如此容易联想有情人
任何时代，盛产和稀缺此消彼长
让春天的三月充斥可爱，这瞬间的
心动，是破碎的茶盏里不曾拥有的

我不想体验诗人的心情，绣口一吐
便可表达：爱眼前之景，也会爱万物苍生
无数个瞬间，我只偏爱事物的一面
比如爱花灼灼，不爱其飘摇欲落

在樱花园，手指触碰春天
沿途丢掉一个个忐忑的灵魂，渐渐
不再是一件难以逾越的事情

再去寻春风

春风漫，我从一个黎明漫步到一个黄昏
鸣笛，急促叮叮叮叮
铁轨旁的灯火是散了一地的流沙

春风是冬天的卧底呀
我以为，在天空下臃肿的人类都是某种人质
不敢在春天里迎风招展
独自清醒着叹息

家里的草木在寒冬里一睡不起
一个短梦，接一个长梦
也会触到爱恨贪痴嗔恶欲

我目睹这些在盆里老去的枝条
那么颓圮，何止憔悴
管它春光灿烂，云雾茫茫
孩子只追寻庭院的风筝的行迹

可我在乎蓝天深处里一只麻雀何处停留
长日将尽，灵魂也要和世界相逢
等几斤几两月色落在身上，再去寻春风

不要对每一朵花深信不疑

我见到四面八方的风聚集在一起
有的吹向月亮，有的在爱月亮的路上
我见到一个个影子
把一本本书藏进身体，消解成个性和风骨

不要对每一朵花深信不疑
存伪的往往魅惑，就像
黄昏时后院人家的锅碗瓢盆的交响曲
当你走近看花，去想象一场朴素的生活，就是
直面生老病死，七情六欲
就会愧疚于一颗星星与天空的追尾

瓦解

流动的黑夜青涩，如此沁凉
使其旋转加热消融
平静之下，有瓦解永恒的力量
我看到了种子与种子的第一次相遇
在隆冬发酵成一杯热泪，无法挽救
不可言说

一片雪花远在千里之外
一场大雪也在一步之遥